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 
第十八回 憐貧填詞璞玉脫險 風雪聯句琴默雅謔

話說當時老太太身已大癒，聽說璞玉回來越發精神倍增，披著氍毹斗篷，在炕南沿上設灰鼠坐褥，和顏悅色的向火坐著。金夫人侍坐在窗下矮椅上和老太太說話。璞玉急走幾步，到老太太前，擁膝請安，又在膝上磕頭。老太太大悅，如獲至寶，忙用雙手摩著璞玉的頭臉笑道：「好，好！我的兒，外頭走了這幾個月，直想得你奶奶食不下嚥了。白天，同他們說著話還好些，偏是到了夜裡，便不能合眼，但不知你想我不想？」璞玉道：「時時不能去心，不然也不這麼忙著回來了。」老太太點頭道：「好孩子，真個想我了。」璞玉轉身又雙膝跪著請了金夫人安，金夫人叫到身邊，撫著他臉兒道：「離家這四五十天，雖沒瘦，臉到黑些了。你如何等不得這幾日急著回來了？你老子正生著氣呢，見面時要仔細，若有些疏忽可不是玩的。」璞玉忙應：「是，是。」福壽遞過滾茶來。老太太道：「這幾日也太冷，我的兒路上冷了，在這火邊坐下，熱炕上暖和暖和，吃茶！」又問去後到了甚麼地方，見了些甚麼人。璞玉一一應對著。因心內怕著老爺生氣，終是踟躕不安，問金夫人怎麼處好，金夫人道：「你吃完茶，即往回事房去回復來的緣由，交清帳目，一會子我過去替你解釋就是了。料也無甚大事，不過因你作事無終回來，所以有點生氣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還要怎麼，小孩兒家，出外走了這麼多日子。也累了，璞玉你到外頭，就依你娘說的去行，若你父親真個生氣來，你們快來通我個消息，待我去問你們老爺。」璞玉領命退了出來，無暇問訊姊妹們，忙往回事房來。只見馬住、永助等抱了一堆帳簿等候，回事房的老艾出來請了安，璞玉命他進內回復自己歸來的事。老艾去不多時，回來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叫老爺先將帳簿理出要目，再經審明後，方可進見，無命時，不可入內。」璞玉站起來聽了吩咐，遂命馬住等將自南邊帶來的戶口冊籍二本，新置地畝及上中下三等地一年應收租數冊記三本，此次所收租數及下欠未收冊記二本，佃農名簿一本，一一交付明白，方向老艾道：「老爺如今在那屋裡，和誰說話？可生氣不生？」老艾道：「在內書房與司丹青下棋呢，沒甚大氣。」璞玉聽了，心中稍寬了些，先往學房裡，見了師父登雲先生，先生問了些南邊的水土風習，又閒話了一會子，才回到素日出外時會客的三間小書房鬆月軒中坐定。

且說這鬆月軒，原在祠堂院後，離老爺的外書房潤翰書屋極遠。當下，從老太太那邊遣來孟嬾嬾、壽兒等，服侍璞玉吃了晚飯。璞玉叫他們回去，獨自一人，坐在燈下，如坐針氈，一時也不得安穩。憶起方才交的帳目，恐有差錯，遂遣寶劍喚進馬住、元凱等來，再三算了又算，直至深夜方安歇。

當夜金夫人向賁侯道：「璞玉本已辛苦了回來的，如何又這般難為他，若因其早歸，豈不使老太太不悅。」賁侯聽了，撚鬚笑道：「我又何必處置他，只是古言有雲：『嬌養不如歷艱』，我叫他到外邊去，原非為多收錢糧，只為他知冷熱、識世道，趁便使他略施恩澤於民之意。如今磨難他，只欲削其驕氣，挫其傲性，乘此欲試其膽氣如何而已。為父者，教子之道如診疾用藥，豈可有慮不到之處？」金夫人聽了點頭稱是。

次日，璞玉至潤翰書屋時，只見詩客李憲章，畫客司田人，及本師史經濟，老管家龔高、張裕等，都在那裡，遂一一見過了禮。只見舒謙自內走出來道：「老爺吩咐三位先生兩個管家說，『大爺出外公幹，不待終事而歸，況且查其租賦冊籍，又欠缺將半，所以叫管家們取供，先生們定罪，一併回稟』呢。」璞玉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。龔高笑道：「老爺所命，大爺不可怠慢，只得取供詞了。」張裕道：「這又如何叫別人寫呢，大爺自己寫了呈上去就是了。」璞玉當著眾人羞愧難當，心中焦急，見窗前放著現成筆硯，遂磨墨蘸筆，自忖不能免這番處治，又無可供之詞，窘急至極，忽然竟膽壯起來，遂舒紙一口氣兒寫起來了。

眾人圍將過來看時，非供詞亦非呈文，卻是一篇雜韻的歌詞，道：

齒落唇塌一老翁，侵晨捧腹去路旁，衣衫襤褸如病鬼，央告行人乞錢糧。

正值愚兒查田去，目睹難禁我心傷。先予車載五升米，且問曷落怎寒儉。

老翁回語聽我言，東莊甄氏我堪憐。只因無力為商賈，惟有傭耕三畝田。

「仁嘉」三年三月初，當盡褲襖買犁鋤，星月耕耘辛苦極，為償私債與官租。

誰知六月至七月，蒼枯菽黃天少雨，欲得滴水無覓處，美珠明璣誠難求。

剛起筆時，司田人見了向李憲章吐舌，今見寫到此處，李憲章點頭道：「這才有些意思了。」再往下看：

倒合八月報歲荒，惟恐欠息受刑傷，眾庶共往述田災，頓首切請免租糧。

饑年收歛不相同，山田枯而水田豐，貪官不問山地歉，竟同水田一般徵。

官府徵令如火急，百姓遵法納役租，責我不與眾人去，仇裡夾恨課重賦。

癸亥九月入倉糧，噫我貧乏不能償，金門兒與娥珠女，賣與紳家賠租糧。

既將兒女鬻書吏，未及往探牽之去，可憐娥珠方八歲，配予強徒為奴婢。

登雲先生歎道：「璞玉此行已知貧窮之苦了。」再往下看他寫的：

老朽今年七十餘，饑不得食寒無衣，匍匐求告填空肚，但望早死又不得。

哽咽涕泣語無盡，癡兒聞訴汗沾衣，勸語老翁勿再言，今年租使便是餘。

眾人齊道：「這句上煞尾最好，倒是頗有餘味。」璞玉雖一時大著膽子寫了出來，自己念了一遍，終是慌恐心跳，向眾人道：「老爺看了這個，許不越生氣了？」登雲先生道：「不妨，這只怕正中老爺之意，也未可知。」說畢又向李憲章道：「供詞已取了，李公當行判決。」李憲章點頭笑道：「供詞既然訴之以歌，我便判之以詩，亦無不可。」遂援筆於供詞後判道：

錢糧公務雖略誤，觀此憫歌似可恕，

驚聞慈疾急回轉，行合孝道理無尤。

寫畢，大家又談論了一會子，方交與舒謙入稟。李憲章道：「其實末句應作『不得責為擅自歸』，只是口氣過硬，所以寫作『理無尤』了。」

再說璞玉神思不定，如熱釜上的螞蟻，只管踱來踱去。不多時，舒謙出來道：「老爺呼喚。」璞玉大駭，一頭往裡走，一頭向舒謙道：「老爺在那裡？看了呈文說甚麼了？」舒謙道：「也沒甚麼言語，微有笑顏，今已帶往逸安堂去了。」璞玉心中略寬了些。走入逸安堂時，只見老爺與太太商議著年終放賞錢的事。璞玉維恭維敬的雙膝跪下，賁侯怪其早歸，不免責備了一番，然後再一一問出去的事。金夫人道：「老爺免了你的罪了，快磕頭起來吧。」璞玉忙除下貂皮帽子，磕了三個響頭起來，方一一回復所問之事。賁侯見他回的事情明白，方才給了些臉面，說道：「從今以後斷不可違我命錯走一步，若再疏忽，決不輕饒，定要揭了你的皮。」璞玉忙應：「是，是。」復又跪下磕頭謝了恩，方慢慢退了出來。見玉清、三嬰等都站在廊簷下，用指頭划著臉羞他，璞玉吐了一吐舌，飛奔往介壽堂去了。

當時老太太已吃過飯睡了，璞玉遂悄悄退了出來。往海棠院來時，但聞滿屋笑聲，原來德清、熙清、妙鸞等都在這裡吃茶，說著白老寡醉後的笑話呢，大家見璞玉走進來，忙起身互相廝見。

璞玉一一問候了，琴默笑道：「哎喲，忠信府一院的命根子才來了，自你走後，自老太太起，闔府大小那一個一天不念叨八十遍。」璞玉笑道：「怪道呢，我自離家那天起，不住的打噴嚏，連吃茶飯的空兒也沒了，直到昨日才罷。」眾人都大笑起來。德清問道：「如何瘦了些似的呢？」璞玉道：「就是打噴嚏瘦的。」

妙鸞忍住笑問道：「那麼著，打了一個多月的噴嚏，夜裡也沒睡覺麼？」璞玉道：「夜間倒不打噴嚏，又耳鳴起來，晝間止了耳鳴，又打起噴嚏來，耳鼻兩個換著班兒，五十多日，不曾得安靜……」不待說完，熙清笑得滑倒了椅子，咕咚一聲碰在榻扇上

了，眾人越發大笑起來。璞玉笑著還要說時，琴默揉著肚子，笑得透不過氣來，搖手叫璞玉莫說。德清只轉過身去揉肚子，惟妙鸞不笑，呆著臉道：「耳鳴倒是人家不知道，倘或真個那樣連著打起噴嚏來，如何和人說話呢。」琴默笑得兩眼流淚，拍著妙鸞的肩道：「不問也罷了。」璞玉越發高興起來，大聲笑道：「那裡又有甚麼說話的空兒，連著打起來，竟如正月裡放鞭炮似的呢。」妙鸞又問道：「那麼著耳朵若鳴了起來，可不就是象吹螺似的了？」璞玉聽了也忍不住，彎著腰笑了起來。熙清止住笑問道：「哥哥的鼻孔兒如何這般結實，打了那麼多噴嚏也不曾破了些個？」璞玉道：「幸而早回來了，不然，慢說壞了鼻翅，行許連鼻子都掉了呢，那時我丟了鼻子回來，這臉上寬綽得也不知怎麼樣好看了呢。」

大家歡戲說笑了一番。憑霄等倒上茶來，德清方止住笑，問璞玉道：「可曾見過老爺？怒了還是生氣呢？」璞玉將方才的事細說了一遍。熙清又笑道：「老爺只管生氣做甚麼，哥哥若到年下才回來，雖得了臉卻丟了鼻子呢。」琴默問道：「兄弟在外邊走，見甚麼奇事了不曾？」璞玉道：「見過一件奇事，我們這邊倒也稀罕。」眾人見他色正言明，只當是個正經話，齊問道：「甚麼奇事，我們也聽聽。」璞玉道：「這奇事卻不比平常，古稱『樑上君子』，今謂『孔中賢士』。」熙清不解其意，再三盤問時，璞玉方把九連山遇盜之事說了一遍，眾人聽得毛髮悚然，又回想「孔中賢士」之名，笑了一陣。

卻說璞玉因已年下，也不上學裡去，每日在老太太跟前解悶，或在老爺跟前服冊籍之役，倒安閒了好些。

一日，到了臘月初八，姊妹們都在憑花閣聚會，依例等著吃臘八粥。圍爐而坐，談今論古，正說得高興時，瑞虹自海棠院送琴默的大紅呢織銀鼠披風來了。琴默道：「這時拿這個來做甚麼，外頭下雪了？」瑞虹道：「已下半日了，地上有一指多厚了呢！」德清自玻璃窗內往外看時，只見天空中彤雲密布，鵝毛片片，院裡一片素色。琴默道：「昨夜裡的風有些古怪，早晨雲彩卻不厚，真個下起雪來了。」德清道：「看昨兒前兒兩日和暖如春，可知是要下雪了。」正說著，一陣冷風透入窗紗，刺人肌骨。德清叫丁香拿出他寶藍線細毛坎肩來穿了，吩咐地下大銅盆內添了炭，炕上小盆內也添了火。熙清起去將春綢窗簾兒也摺下了。丫頭們放了桌子，安了杯箸，擺了肴饌。

德清依主人之禮，給琴默斟了酒。琴默道：「這做甚麼，吃得臉紅了，仔細姑媽說。」德清道：「不妨，天氣冷，就吃幾杯，福晉、姨娘們也未必見責。」璞玉也要吃，說著慌忙出去，德清從後面叫道：「外頭很冷呢，戴上護耳去。」璞玉早已走了出去，到北邊太湖石旁去小解。其時雪已稍歇，寒氣愈加，手臉上如被鋒刃，兩耳麻木，須臾打了幾個寒噤，忙跑進屋來，跺腳道：「好冷！」一壁說一壁抖掉身上的雪，歸席坐下。熙清、琴默等只覺臉上一股寒氣，颯然襲來。璞玉身上帶進來了許多冷氣，琴默斟上一杯酒遞給璞玉道：「壓壓寒。」璞玉伸項就琴默手上一飲而盡。整襟端坐道：「今冬之寒莫過於今日了，哎呀，這大冷天，那些沒衣穿、沒飯吃的貧民，也不知怎麼受著呢。我若沒見過也罷了，如今忽然想起了他們，真個叫人心痛。」熙清道：「他們沒吃的沒穿的，難道沒房子住了不成？也是關上門，在熱炕上坐著唄。」璞玉點頭道：「姐姐，你們聽聽熙妹妹這話，他們那裡有這麼熱的炕呢？縱有熱炕，糊窗紙也都破了，房芭上都露著縫子，豈能這般暖和。況且衣單腹空，如何能耐得過如此寒冷呢？」德清皺眉道：「你只顧說那個做甚麼？沒的叫人心裡不自在。似今日這般大雪天，我們姊妹們在一處談心，也算是個良辰了，乘此良機或作詩或聯句取樂才是，說那起苦命人的事，發愁也是枉然，豈不聞古語雲：『一日安閒，一日清福』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今日之會，雖可謂良辰，只乏美景，古稱『良辰、美景、賞心、樂事』為四美。」熙清問道：「何謂『美景』？」琴默道：「景也說不定，『青山綠水』、『朝霞暮虹』、『新花古畫』等均可稱為美景。」熙清道：「這幾般如今一時也難俱得，惟古畫或許能尋到，也未可知。」

小丫頭子規從旁道：「昨兒我聽鸚哥姐姐他們說，花園東北角上的那株臘梅開了幾朵兒呢。」璞玉聽了即縱身跳下炕來，欲去取來，德清道：「我勸你，好好坐一會子，外頭雪大，且又起風了，倘或凍病了呢？」璞玉那裡肯聽，吃盡了一杯熱酒執意要去。琴默道：「實在冷的很呢，你披了這斗篷去。」璞玉戴了皮帽，摺下帽耳，披了琴默的銀鼠斗篷道：「你們預備了插花的瓶子等我。」因命鸚哥帶路，領了子規，出了憑花閣，足踏玉屑銀沫，徑入會芳園來。

當下，雲雖淡薄，疏雪猶落，冷風愈勁，園中樓閣溪橋如同銀鑲玉砌一般。璞玉、鸚哥、子規三人所著紅、綠、藍色，與白雪相映，不啻脂粉兒女，步入水晶世界。一時到那花前看時，真個多半都開了，如與寒風爭勢，芳豔正盛。有古人詠雪中梅花詩道：爭春花雪不相揖，愛玩詩客論短長，玉花遜雪三分白，融雪讓花一縷香。

璞玉見此豔芳不忍離去，只管徘徊顧盼起來，直把鸚哥、子規凍得面色都變了，催促璞玉道：「大爺你自己穿了好幾層皮衣，不知人家冷，折了去便罷了，這冷風裡只管站著做甚麼？」璞玉聽了，方折下盛開的一枝來，迎風踏雪而歸。丫頭們忙掀起門簾，德清等都笑道：「你這人去了這半晌才回來，我們當是凍……」說到這裡便不言語了。璞玉笑道：「凍怎麼？當是凍成佛爺了不成？」眾人聽了大笑起來。將折來的梅花，插進絳色玻璃瓶內，大家賞視了一會子，德清笑道：「美景已備，如此良辰不可無詩，琴姑娘當得作一首。」

琴默笑道：「若寫詩，我們每人寫一首罷了，如果叫我一個人寫呢？」璞玉道：「我們也不必往日似的每人寫一首，我也煩了，詩之為用，在乎述情，一言兩語即可表意，何必總得說許多話，這裡不是已有四個人了？一人聯一句，湊成一首就完了。你們也不必尋奇韻，限韻過窄則雖有佳句，反受其縛，說不出來。」德清道：「既如此，大家商定，何如？」琴默道：「也無須大家商定。」說畢，便命站在門旁的一個小丫頭道：「你說一個字來。」那丫頭因正覺得身上冷，便順著嘴，說了個「寒」字。大家笑了起來，即以此為韻，說定聯慢者罰三杯，自德清起順往下一輪。德清先吃了門杯笑道：

白玉凍碎一何鮮，

琴默笑贊道：「只這一句，可謂詠梅之千古絕唱矣。」熙清忙咳嗽一聲清了嗓子聯道：

黃粒傾灑軟似綿，

璞玉道：「你們二人，一個占了花瓣，一個占了花蕊，我卻說甚麼呢？」德清道：「說甚麼，隨你自己說罷了，我們那裡顧得許多。」璞玉一字也想不出來，心中著急，舉起杯來只是慢慢的囁著，琴默、熙清齊道：「你已越限了，該罰。」璞玉愈急，便道：「罷了，我便直說實事就完了。」遂放下了杯道：

迎風訪將信息去，

琴默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留給我個斷句怎麼著，我那裡知道你去了做甚麼？」璞玉道：「詩者對景述懷而已，若必叩其實，那便是膠柱鼓瑟了。」琴默見他奚落自己，笑了一笑，遂道：

銀沙園中足跡圓。